B. H. MU
CHINESE LIBRARY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太學金君名敬成者予所擇而以長女娶之者也初姚孺人歸予久之而未子已而乳長女稍秀而頡予絕愛之卜聘者沓至而予必欲得佳兒以當之也時予宦南省學使者胡公植於予交爲最深爲予偏選吳中兒不可得俄而吳江金孝廉月川以其孫敬成來請婚未敢許遲回且三載予適齋

宿省署中夢先府君以予留滯金氏請怒甚驚而寤策馬歸邸舍以夢語姚孺人比孺人亦稍稍私聞敬成秀且穎賛予諾其請甚力俄而金之媒氏猝至自外叩邸舍扉矣予語以先府君夢中所戒遂許之無何徙臬粵州假道五湖之曲而敬成甫弁出迎予覩之喜曰安有美好若冠玉而不以翔顯者乎然客或訾金故名族而族之衆或互相睚眦也巳而予送婚過月川家比宴族族衆無一至予錯愕停杯不敢飲明日予持刺徧謁金氏族金氏族以予先禮讓也歡然過之而月川父子亦歡然

迎而醉之金之族相通自予始當是時月川公繇
先世文正公家曹溪故號富溢及月川舉鄉進士
久且不第而其子太學梅巖公某近孱弱怨家頗
齮齕之家且半落矣君既婚稍稍以詩書露頭角
尋以背挾策南雍未幾月川公計偕且以孫婿吳
選部方從中處軸輒携寵姬馮累橐裝數千金將
謁選比至濟而病沒君千里奔喪入南徐輦祖殯
以歸當是時君內以色養父梅巖公及其母毛孺
人外以抗族里諸少年嶄然不失尺與寸已而梅
巖公及毛孺人同繼歿君奮然起衰墨中獨繕三

喪以葬如禮併寢衛門戶而故時與祖父相譸張
者卒爲解頤以游于甞過之見于女所乳子男七
人鴈次而詩書也其所娶婦且四五妯娌之間彬
彬然古之彤管所次也其所最厭飫鄉黨及士大
夫之深識者君方脫身迎大父喪或說其從馮旅
羇中邀所匿裝可得千金而羡而君謝不以應且
別膳馮以腴田二頃終其身也其所爲一切內外
賦役煢煢然以家督自任而不以絲毫煩同母弟
某及異母弟某然兩弟亦知兄以身覆之相與父
事兄卒無間言也弟某没遺婦陳氏君爪分二子

某某以繼力爲孝養之不輟而陳亦忘其孀處也其所調攝族里于又見其雝雝禮讓而曩所互相睚眦者於今氷澌而冶化也可謂恂恂然大雅之士矣惜也天殀之以筭僅年四十二而亡雖蚤亡而諸男子守其敎不衰入太學者二人曰某曰某以邑之高才生稱者四五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未及掇科第而廩廩孝謹或謂頗近漢萬石氏子弟也然則曩時月川公所請于婚如彼之勤于先府君夢遺所云又若神爲之佐助者無迺天啓于兩家共爲百年婣締與古之朱陳略相當也

歎嗟乎予雖哭君之殀而予老而未衰予女猶及亢君之門戶而成君之子若孫君亦庶乎可無憾也已女一人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二人所婚嫁並吳中冠蓋翩翩乎未可量也志道等卜以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某字之原來請銘銘曰震澤之南佳氣鬱葱溪流相縮帶兮峩峩乎馬鬣之封異日者山川之孕子若孫兮行且繩繩其未艾也而福祿其攸同或問銘之者誰曰外父兮七十八翁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任侯之縉紱而令我邑也適歲侵負賦不能辦侯

怛乎中憂形於色數對吏民欷歔流涕不忍亟歛
朴前令某嘗匿故負者數萬詭以辦聞於朝而監
司按督之不置侯數免冠願解印綬去當是時邑
且炊骨易子而食而卒不忍轉徙流竄以去者葢
恃侯之深仁也已而侯抱田廷尉所爲先處士公
狀來乞墓誌銘予手讀之竊歎曰甚矣侯之仁深
近乎海而故本之河者也按狀先世河南寧陵人
洪武初諱零者始以武功遷蜀之旗校隸忠州零
生貴貴生俊俊生仲實仲實生五男長曰欽次曰
鎮曰鏡曰鋭而處士公鉞其最少子也世阡陌而

處士崛起與諸兄相詩書冠帶其間當是時處士風素不羣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類漢長者間按狀所條畫其與人坦夷平易不設城府然其中所獨持處則矯然氷霜不可干以私以故州里化之而少年負俗者過其廬或多慚色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略相似也好施與見里之寠臥而凍者解衣衣之饑壓而餓者分食食之故負其貲而没無以為殮者則又燬券而他助之此與古之麥舟之贈無遠也伯兄故城居疫氣流行族里且絕跡處士奮不顧獨潛然涕洟匍匐侍醫藥候面訣殯

殮執喪如禮躬負畚鍤而葬之或謂處士且不免
他染而卒無恙此於陸雲駒所篤兄弟何間也處
士娶楊氏楊未歸而父蚤亡處士迎其母與所生
父母侍養者五十餘年閭郡人稱之其厚內外姻
黨此於顧潤之之事俞長孺又不相盭也其涉者
遺金中子且拾之矣而處士勒之還歸家有奴操
其貲百金脫裝逃處士復弁髦棄之不以追也聞
買墓田一區其人故習知處士可以壟斷而要之
價且什數倍衆爲弗堪處士亦卒不以較之數人
者金懷處士德終其身肖像以祀茲又大較於傳

記所次古之名德若漢范丹若晉甄琛若梁范元琰若唐柳公權若宋范堯夫輩所稱或相後先或相伯仲事數從厚而不忍以絲髮自假者嗟乎廷尉云鄉之人共以方之陳太丘以予觀之太丘者誠古之厚而猶有砥名礪行之氣在也而處士則天所篤生傳所謂性忠悃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而流風蘊藻傳之我侯於今猶家法不改者嗟乎太丘沒而其子若孫紀羣輩果世勳名爛然鼎彝竹帛間迄今赫赫若昨日事然則處士之德垂後裔其所共侯焜熠於身後者豈特今所睹而已乎予

男二長卽俟名道學第丙戌進士次道充州庠生
女二長適丘養直次適王錫輅孫男五志伊志曾
志皐志孟志龍企讀處士所遺書而翩翩乎鵠峙
鵬搴者已處士享年七十楊母亦享年六十內外
房闥之間終其身相雝穆如賔客以丁亥七月二
十七日合葬之雲鳳山之原銘曰崛峨之深多巉
巖古來異人生其間處士藻行倬雲漢薄夫敦兮
鄙夫寛我今書之名不刊億萬斯年照空山鳴呼
猿吟兮泬寥鶴唳兮飛還世且福廕未艾兮冠纓
印綬其珊珊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樂清侯二谷先生于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字舜舉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君鍊任節俠永嘉王君德譚經略而先生暨華亭莫君如忠治古文及詩歌然先生尤好爲湛深之思予不自量抑稍稍共五君相頡頏以爲閒于時已而各以授官散去其所爲離合顯晦不同而要之同歸於道者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沈以上書訐執政徙塞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出臬南粤且棄官去已

而海夷內訌復提兵赴族父難歿之予亦以忤當
世免官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世路乍告乍起者
三十年始僉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鉞叅大政以
究所爲戮力四方之志命也然予於翁之没間表
其墓沇及王之歿復書其烈及碑賜祠而没且屬
予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之没而葬也少子某抱
其弟某所爲狀屬予銘其墓予安能獨無情乎哉
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四書暇輒下帷謝賓
客讀六籍及百家言間與曹郎王公間皇甫公汸
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相與選勝休沐分曹賦詩

風流文藻於莫葦亭無間焉於叅議廣東提兵大
名道頗得先生文武材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
稍稍聞其撫灾賑饑不下古富鄭公青州之遺獨
故嘗以文詞忤江陵相公坐搆去其匆事雖於沈
會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聲則又於兩公者
或相鴈次矣及按先生罷官歸而臥林廬也入以
將母出以傍弟及服喪讀禮所散槖中裝以贍内
外姻族隣里鄉黨則又有翁廣平之所不能而櫛
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寺所詠六子葢
兼之矣然攷其自則繇上世節毅公冨高大父誠

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義而流耀
後見者遠矣方其年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搆逮
繫走數千里守　闕上書悲慟　天子爲之霽
威縉紳大夫於今聞之猶爲欷歔而嚙指飲泣者
其沒也猶手書祠堂事以授少子某其於名理大
誼類如此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
什見太史環嘗序而傳之以行于世享年七十有
五葬之三台峰之麓子男六人曰輿邦曰化邦曰
儷邦曰任邦曰保邦曰傳邦化邦中鄉試卒他金
郡縣博士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二十餘人中多

魁壘相望而未艾者銘曰其入朝也文學政事鏗然巖廓其解緩也角巾竹麈山水徜徉生不爲三公沒猶爲文昌銘爾藏聿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海上異人乎翺翔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予卜墓宮武康栢山中有兩生沈錚與鍵從予遊嘗橐所著舉子業過予予讀之翩翩乎飛兎騕褭之才也已而又同兄錚抱其父栢山先生所著詩什屬予序而傳之以故數共嘯歌山之深及弔孟郊所廬而井處亦及數覽睹兩生所爲兄弟相師

友而以詩書爼豆唱和其間甚適也久之又稍稍閒兩生孝事母翁孺人併孺人所力紡績操井臼以事栢山先生且拊前母子鎮而教之與兩生等故三兄弟僉及讀父栢山先生所授手書補博士弟子員而鍵尤才以善文禔行名邑里閭然數奇卒不及掇一第而沒其沒也以母衰且病所侍湯藥臥起雖溺與遺矢必掖而携持之不甘食不解帶不停睫者竟五十晝夜服勞久輒病先母三日而逝萬曆庚寅五月七日也當是時母子相繼歿而遠近戚屬哭其母及其子獨深蓋悲子之才而

不過孝而不及奉母之終而其母垂絶而又不能有其子也或曰里人爲之罷市鹿門山人聞而歎曰其然邪豈其然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之栢山先生所舊藏故宫處銘曰吁嗟乎母兮先公之宫吁嗟乎子兮復附其封我題丘墓兮千秋昭無窮松楸永護兮佳氣鬱葱

勑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亡室姚孺人者高郵蘆溪公季女也少聰慧不羣高郵公手授孝經列女傳及語孟諸書孺人輒口誦之已而歸予數共予披古以來名賢淑女所當

嘉言善行處而畫一譬次之稍稍中大旨共爲解
頤予少不諳刀錐錢布而獨好貯古百家書間破
孺人所携始嫁者之璣翠縞緡及他橐裝以買之
孺人不恡也已而予兄嫂及他妯娌宴會環珮珊
珊矣孺人獨以布裙着簪魚貫而肩隨之不以厭
也未幾予第進士數以戇忤執政者三而執政抑
嘗以賍耽三奪予官所從吏部調洛州從南京禮
部出僉粤西又從大名道提兵戍塞上時稍稍顯
吏業卒坐搆罷官歸翱翔中外者十七年而孺人
輙以予所忤未嘗獲從例沾　天子一命之榮

孺人亦未嘗以桑欷而怨也嗟乎孺人抑亦達矣予既罷官歸而日夕耽者故所貯典籍及文章詩歌之什或共友朋壺觴奕棊山水間而於治生事半聞半不聞又賴孺人內則筦鑰米鹽外則按督諸僮奴臧獲十餘輩力田里勤紡織間操子母錢以籌時贏而家亦稍稍起所嫁三女婚三男及為兒輩營第宅一絲一珥一椽一石悉繇孺人掌股間予殊不以絓於眉睫也當是時閭里間或羡予三兄弟悉及鴈次饒世業而不知予所中籍者獨孺人耳孺人所生子曰翁積頗儁穎然以其豪舉

而宕也不以愛獨愛妾二子曰縉曰綬已而予以
年老而析之也人或說孺人所自爲家督故當半
以私之積半以勞之籍與綬孺人不聽聽予按三
子而瓜分之當是時閭里聞又口晝孺人之能且
賢不置也其年六十五而病彌留也適予他姬所
生最少子曰維僅匝月孺人猶肱臥於其榻久之
明旦封内外莞鑰手授予以訣而沒嗚呼予嘗私
謂孺人上之關雎下之鷄鳴及按其暢名理解文
義當與古之辛憲英徐淑略相似予所共結髮而
琳第者四十五年未嘗不師且友之而爲内助也

惜也孺人先子偃然以逝而子獨留滯至今今且
八十而衰以耄矣子每恨不能按國家故事乞恩
以寵褒孺人然猶得籍兒國緡舉進士令章丘入
爲侍御史於朝而勅贈之以償子之憤且嗚咽也
已先八年甲申嘗卜葬孺人於武康上栢山之麓
已而他堪輿家或謂穴法稍峻而偏左特卜故所
葬而下且迤邐以右若干丈尺獨穿其左則爲子
壽藏緡且卜以年月日焚 天子所賜黃而改
葬焉孺人所生女二人長嫁太學生金敬成次嫁
給事中董道醇而他妾所生女二人一嫁呂河龍

以貲由太學生爲指揮使一許聘居巽隆積所生
孫男一人曰元禎亦以貲由太學生例授光祿寺
署丞綬所生孫男一人曰元祉孟元禎所生曾孫
二人曰兆河曰兆海銘曰我生兮於汝乎同衾我
沒兮於汝乎同穴魂則無不之兮天之長地之久
而昭日月嗚呼山斯枕且麗兮泉斯帶且潔他日
携冠劒而共藏兮石無泐銘無滅

明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誌銘

先生名奎字伯文號珠山起家刀筆間以文無害
稱繇布政使司吏再考從事錦衣錦衣者古所稱

司隷校尉之職而領天子詔獄者也以游徼督察爲功而公故雅善詩頗跌宕自豪竊恥之聞比部郎李攀龍徐中行及山人謝榛輩爲詩社遊於是手所著詩謁之而諸君者且驚且訝相與招之入社共爲唱和長安邸舍稍稍傾動諸公卿間時陸太保公炳掌錦衣亦雅聞公不敢以從事史遇之引爲上客太保公方藉　世宗皇帝寵倚之彈射中外一切非常威稜所嚮間或慘覈公時時從中關說太保亦時解頤以聽而錦衣衛經歷沈公鍊者海内矯然文章忠義士也於是兩人深相結

納共爲推挽末幾徐公學詩趙公錦吳公時來輩
後先疏劾執政下　詔獄公輒附耳太保及沈公
鍊相與互爲擁護故諸君並逮繫　廷杖獲免死
而以之編民戍邊徼當是時中朝士大夫並推公
與漢樓護晉郄超等其所最爲縉紳間聲稱者處
徐公學詩與沈公鍊事爲最故事　詔旨爲民者
例　陛辭輒往戶部報名公從錦衣獄擁徐公行
而謝山人榛亦尾而來追三人者相與欷歔嗚咽
仰天畫地市衆愕然指曰若人者相君父子所讐
次骨而甘心者也彼二客何爲猶不畏虎齒牙間

哉及入戸部日巳晡尚書令及諸曹以下僉避去
公猶厲聲曰徐公者天下士　聖天子巳憐無
他而赦之矣諸公輩反齮齕之耶謂國體何於是
曹郎從帷中聞之內愧趦出而徐公仍護署名以
去沈公鍊行且草封事以劾嵩父子諸不法舉酒
屬公以後事公唯唯巳而下獄嵩父子力購寘之
死公仍以身庇之如故諾尋亦末減田塞上於是
時公之節俠傾中外而蕃且欲中公以奇禍者屢
矣公迺脫身去而太保深義公欲以州縣佐錄之
公不以顧拂衣歸歸而探囊中裝無一錢獨尋鄕

所爲詩社遊者方太守公九敘童侍御公漢臣馬
納言公三才朱寧州公孫炎陳太守公師沈太僕
公淮沈鬱林公詔高光州公應冕趙溧陽公應元
沈山人仕劉山人子伯及千戶侯施君韋相與後
先投社翱翔湖山之間最後予亦罷官歸間過西
湖諸社遊抑且併邀予詳見大雅堂碑中諸社遊
數推予爲祭酒而予所最莫逆者公予一過西湖
公輒一貫衣沽酒携罍以從而其他或及或不及
也未幾公之子志學第進士出令婺源有聲矣嫠
故無城坐礦盜論戍而公令次子某上書理其事

于朝獲調漳浦尉公已垂白閩中多佳山水不
厭兒之官固瑣俸固薄而獨喜武夷故仙人所嬉
處於是峭幘肩瓢拄杖以遊選勝而歌所著有閩
中稿從寧陵從貴溪公亦輒從之於退食暇問所
平反外間亦輒移其所故眺武夷者詩歌之如初
錄貴溪人為都察院經歷公跡羇所為社遊而吟
者並星散園林臺榭半非故物巳所至必嘯詠有
遊燕稿久之葛藟人殁而公亦同其子扶柩來歸
比服闋仍還舊職封公如其官尋改南京興司馬
公復從之徧尋牛首燕磯鍾山石城暨六代蕪宮

廢殿及我　高皇帝所百戰而混一車書處公往往按牒而遊覧勝以吟也所著又別有金陵稿久之輿司馬以病卒于官公哭之慟痛無以爲殮也爲詩題其像曰五十壽非殀大夫官不卑嗟夫公亦達矣既葬司馬君課諸孫絶不復問生產事家益凋落而公按故所社而吟者什猶二三在也予間同陳貞亭輩過之公猶巖歌霞觴不自巳其殁也公不他屬屬諸孫請予題其墓且曰白雲繞前五山迎我我去矣又明日取筆硯書一悉秉元陽五字及作符若太極圖投之火又自臥榻爲詰曲

作騎鶴狀而曰吾殆非死也第所謂尸解者也咨然而瞑含殮之日顏色渥澤如平時肢體特輕按狀及諸孫所口述者如此嗟乎公生平嘗謂冲舉可致而刀圭可得也豈其驗耶諸孫又言公在錦衣所全活中朝之士被逮者數多而婺源盜發時戈戟牆立徧田野邑之老穉數千人匍匐奔走不能避公獨口授令君籍壯丁為兵餘金縱之鳥散去俄而賊火煙燄蔽天嚮非公之蚤發則數千人者燼滅矣豈天憐公而故遺之此耶享年八十有二諸孫長庚輩卜以某月某日與葛孺人合葬于

西湖某山之阡乞予題其墓按公所當　天子
之賜璽書而爵金不以書而第書之曰詩人李珠
山先生墓者何蓋按公所自好固與日月俱遠也
銘曰詩兮而蕭逸身兮而巖泉其生也纍纍乎蓬
藋而赤紱不以挂其沒也翩翩乎蜩蚘而首丘不
以憐百世之下過其墓宮者呼之爲騷客呼之爲
列仙嗚呼朝猿兮樹吟夕鶴兮霜還其殆古之秦
系賈島者流抑或孫登白玉蟾之閒予之書其墓
也乎斯年萬斯年

明處士任翁墓誌銘

予以衰遲林臥忽一儒生衰墨而埑門以號跪不復前不敢歷戶階予強之升戶階又跪不復升堂予強之升堂欷歔流涕嗚咽不能言已而探其囊中所為疏乞銘父處士翁墓阡始知君名矩觀與縉兒同舉于其鄉者也按狀處士諱室字子明號見川其先世水監公嘗以治水聞江淮間其孫暉占籍松江之青龍里數傳而大父某起家且千金然亦以役鹽竈式微矣處士生而穎異不羣年十八父且病晝夜侍醫藥不解帶者三載已而沒而母某氏復同季弟又相繼沒當是時處士孤而貧

且骨立也然以力田多異智其田也不就沃而就瘠躬斬草萊墾穢菑初年畝不登釜已而鍾且倍之歲旱則稑種潦則濕種數瞰天時地利以相俯仰嘉靖辛酉江以南水爲災者數州郡矣處士獨計今歲無禾明春當無種於是傾橐中貲以糴穀穀且千旣倍息而又傾其餘以貸耕者陂塘外高而中隤忽一夕霖雨下注而水且爲壑也處士夜半召遠近閭里共爲壅水下楗繕隄以捍而卒無患於是時處士大較能揣摩計然李悝輩之筭以奮阡陌故及脫身而饒又能出其什一之息貸貧

者及其貧且不給者甚者做古二買田宅者之遺而不以恡也族之支庶既以竈窘處士又以其餘貲買田若干畝計丁准田計田出賦而尺籍之以辦族之課故官無遺逋而族亦無患其所硉礫最膾炙人口葉翁者以其女娶處士也當島夷內刼略州郡時刃且薄葉翁頸矣而處士泗水而號救之寇釋葉翁令處士代爲擔負前行且躓且從匍匐者累數日卒之寇亦義處士而縱之來歸歸謂閭里曰丈夫當視死如歸吾赴寇時寧復望生乎惟其不畏死故得脫葉翁而併以之自脫若此嗟

乎處士者其有古烈士之遺者與年四十而舉生生既稍長讀書善績文處士即携之浮家錢塘市遍訪市之雋頴奇偉之士以師友之故生得以起白屋而鹿鳴於鄉然西湖者錢塘之佳山水處俗所故擁畫船簫鼓歌吹而酣者無歇也處士獨閑帷不以出好觀田家五行陰陽風雨堪輿星曆諸書時時鄉人道說較睛量雨輒指一二睹記以爲驗稍稍習養生家不問外事而晝則布衣蔬食以自適寢則呼阿彌大士曰我老人餘生又過却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而沒其沒也拊掌顧生兄弟

輩而曰無作佛事吾非不知有西方然不離自心
今且朝得而晚歸耳安用世塗塞耳目爲也處士
其幾於近道者乎其他細行及三子所舉諸孫男
女聘娶並詳狀中予不及櫛而書銘曰湖之山兮
峩且蒼湖之水兮駛且長處士之藏兮鬱相望廕
之後昆兮詩書而翱翔異日　賜璽書而　褒封兮
日月其光予書其墓兮永無忘

誥封宜人吳母顧氏墓誌銘

予友南京兵部車駕郎吳君仕詮同弟仕諒夢賜
抱所爲母太宜人狀過草堂拜手稽首歔欷流涕

而曰余母没且六年矣八月十二日啓先公馬家潭之舊兆而合葬焉乞公爲我銘其墓按狀母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顧箬溪公太夫人張所出也公始無子中歲得母母生而淑且慧每宦遊必携之以隨而口授之孝經曲禮列女傳諸書即得其大指公嘗曰惜也女耳假令男當盡讀吾書爲名流巳而吳太僕公獲聘配次子徵先是太僕公既以長子期娶施進士侃之女而以繕家聞翁姑間矣母年十六而歸獨曲爲色養旦暮修甘脆躬滌濯以承中饋以故太僕公津津然材冢婦而賢則以

毋居頃之毋未及子抑謂伯毋婚久而無出而翁姑間稍稍色害也於是乃自爲擇于氏女以副房帷明年于且胥舉仕讓越十二日而毋亦舉仕誠已而毋復舉仕詮仕諒夢賜纍纍然蘭茁而芝秀矣徵錄太學生以貲授閩藩理問及之官太僕公獨留仕讓益憐伯期未子也毋於是不得已獨携仕誠以下從理問君毋勤勤然下以督課諸子所受書而上以佐理問君起官業適通事某以私下海舶逮繫藩獄久理問君白其冤而出之還職彼聞毋故奉觀音大士而以沉香像入謝理問君心

儀母母獨峻卻之當是時閩之人不獨賢理問君
而併以賢母已而理問君聞伯兄喪而太僕公悲
痛不自已於是乞差來歸歸而太僕公業以仕讓
後伯子矣里有嫗或謂伯母施故繕家其所貯槖
中貲殆若千萬緡蓋倍理問君也訖母氏上請瓜
分之以遺諸子母謝曰均吾子也奈何以錙銖故
傷廼公心卒弗聽當是時母不獨順翁與姑而又
分痛伯母施施初或稍稍相懟忮而終且烝烝厎
豫也已篤部君又前稱曰兄讓甫生抱殤醫家謂
嬰兒不勝藥惟吮之乃解衆女奴企走而母獨以

三、八十八

吮而於箬溪公之繇歸因再撫滇也母嘗爲擇名
姬送之滇以事公而併於張夫人處曲爲調護已
而母舉諸兒女婚且嫁矣移其所以事箬溪公者
事理問君別爲擇李姬姬故敏給而豔寵或專夕
相繼產二女母復移其所以愛諸子者愛兩女若
已出也嗟乎諸君孝思無已於狀所指次外口畫
者若此而余之姪若孫輩並委禽其家也間亦覆
之亦無異指云余故不忍遺之謹爲撰次以附他
日彤管氏採風者之錄焉母繇駕部君貴　誥封
宜人生曳霞帔而没且稱賢媛子若孫彬彬然咸

世其家享年七十有七其諸古之高朗令終者與
銘曰毋之聲問且蔚兮繇尚書公而手詩書之風
毋之承家且力兮事理問公而執巾櫛以從其生
也中朝渥之以璽書之榮而其沒也名山褒之以
馬鬣之封嗚呼余之銘其墓兮千斯世萬斯世傎
然其無窮

貴池令近溪沈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予以河南按察使司副使罷官歸歸而
棲聖水寺同山人沈公仕及通政使馬公三才太
僕卿沈公淮光州守高公冕輩爲西湖社遊而吟

當是時近溪沈公梅亦以第鄉試擯之南宮者且四而於馬沈兩公爲同年也故亦囊詩简過焉公性夷曠與人交無城府無坑塹間出舉子業讀之翩翩也已復三試南宮不第於是補博士出諭銅陵下帷師諸弟子讐六籍及百家言譽望稍稍起直指檄校文他省公固辭未幾令貴池貴池吏民稔聞公之故諭銅陵風素也於是父老携壺漿出迎公既至省供張絕饋遺邑之豪舉而骫法者稍芟薙之其他節冗費決滯獄平賦役剔庠序以循吏稱而按節使所檄而奬之者沓至然公澹宕而

亢不善俯仰與謷者什九而齮齕之者亦什之一於
是解綬棄官歸結廬於苕之上曰永安日也足別
卜築於北山中日怡閒閉戶讀書嚮所共西湖社
遊而吟者僉凋落殆盡公猶數過聖水共亍徜徉
泉石間按公所草西湖誌多先輩聞見不逮其他
近溪集併也足堂俚語苕上遊詠西湖遊詠與善
惡報應錄諸所手著亍間及覽睹而士大夫間亦
數口賞不置嗟乎公抑詩所謂大雅不羣者已公
生正德乙亥十一月朔日其卒于萬曆庚寅十一
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公自高祖進家世安溪

里故號近溪娶周氏先公沒所生男三長汝忠邑庠生次養元太學生次汝誠蚤殤女二長適德清庠生徐汝翼次適錢塘庠生薄元宰孫男三長懋禮太學生次懋義次懋信孫女一適錢塘朱長治玄孫四嗣賢嗣哲嗣科嗣登養元同兄卜以癸巳十月四日附葬公於屋東祖墓之麓來請銘銘曰

公之少也鹿鳴於鄉兮文業其昌垂爾墨綬兮挂爾銅章公之晚也社遊西湖兮矢歌其光煙霞痼癖兮泉石徜徉公之沒也予題其墓兮呼爲地下郎千斯秋萬斯禩兮猿與鶴其鬱相望

明故中順大夫常德府知府前苑馬寺少卿
兼陝西按察使司僉事居公墓誌銘
公諱守字子約號省心爲諸生時下帷讀六籍百家言善屬文戊午中浙江鄉試又八年成進士出令弋陽首問民疾苦十餘事罷之其他開陂池省傜役葺學宮厲民俗聲籍甚調貴溪貴溪者江以西巖邑也公益奮勵移其所令弋陽者孳孳然與民便安民戴之而公不能爲赫赫名改大名府同知以父喪歸其所臥苫枕塊以讀禮聞服闋貳守蘇州蘇故號富溢繁麗而公獨矯之以靜有聲久

之擢南京刑部郎出爲撫州太守撫瀕彭蠡湖水且嚙城而民殆魚鼈也公首檄所司築千隄以捍之撫之壤介長山大麓多浮糧民多不堪公又檄所司按土準畝按畝準稅郡之細民甚歡洽而他貴游而豪者抑或裂眦以怒適郡內士有柄銓者計削公官而難輿議量徙苑馬寺少卿及兼陜西按察使司僉事去郡之日吏民之遮道攀轅而號者殆萬計然公自念宦轍所嚮與世之顯遊者不相入將築室掃軌不復出公於所生諸子間最愛仲翼隆而于晚年所舉最幼女間嘗欲徧擇名家

子以當之而未偶也公守撫時請婚於予及公歸予過海上翼隆前謁時翼隆年十二白晳而神朗間膝席扣所讀父書其所口畫大旨炳然指掌也予喜而許之間亦移書公強爲勸駕久之公迺就道予嘗採楊文襄所疏馬政本末聞之公方抱牒入關而曩所從銓曹齮齕公者又從大計左遷公當是時公解印綬歸來乎山中蕭然閉一室琴書自娛予亦不敢復強公載出也已而當路有知公者遂補常德常德者故武陵郡綰湖而多盜不易治公携兩蒼頭赴之郡適歲侵公首爲發倉廒賑

監司者怒不以狀聞公入謝監司亦下之常之人方翊戴公未幾以病沒矣長子奉母夫人赴官中途聞訃哭之慟輒殞已而葬公喪以歸鄉之人無問識不識舉為之欷歔流涕也按狀公之先為汴人提舉某扈從南渡始家海昌十數傳而諱可簡者　高皇帝時以明經拜尚書水部郎又數傳而生賢賢郎公之父始手詩書授公以公貴贈刑部郎中及其母朱併妻徐舉贈且封為宜人嗟乎公舉進士宦遊垂三十年而迄今傍城故廬猶蕭然四壁立也公始生嘉靖戊子十二月五日距卒

爲萬曆庚寅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翼隆輩
卜以癸巳閏十一月廿二日塟公於洛塘楊園村
之原即公故所擘畫壽藏處公生子男四長祐隆
娶太學生沈公志政女次翼隆娶予女次鑾隆娶
經歷李公應春女次翰隆未聘俱妾沈氏出生女
五長適禮部儒士濮應奎次適刑部郎沈公友儒
子大勣次適商邦禎並徐宜人出次適按察憲使
孫公銓之孫懋禎妾莫氏出次許聘太守陳公所
學子昌忞妾沈氏出翼隆同弟輩來請銘予爲之
灑泣而銘曰名業聿聞宦遊獨拙其始之釋褐出

爲名縣令兮不及側爲翱翔而顧賓之功曹者之
列其再繇尚書郎出爲名二千石兮不及側祭鈞
軸而顧以廁之塞垣者之睫卒之乍浮乍湛再起
再蹶兮而顧以客亡於荊湘之澤嗚呼悲乎哉寻
今題其墓兮谷之嘯泉之咽千秋以還兮石河泐
銘不可滅

程母戴氏墓誌銘

休寧程君澹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一日舉母戴氏
之柩附葬于行者降止庵公墓之麓明年春澹之
仲子櫨抱其族伯文潞所爲母狀衰服徒跣來乞

銘閭按君所世傳寶藏集讀之程氏自東晉新安
太守元譚及蕭梁時忠壯公靈洗以來勲業金紫
相望而稱為歙州右族也葢千年於兹矣再按禮
部尚書董潯陽公份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印
川公季馴近所為君父止庵公誌其墓與表公諱
應蒼字啓東操倚頓之貲而商江湖然獨能以詩
什自豪不屑屑刀錐間故號曰止庵止之云者葢
慕老氏之誼而知其雄守其雌共閭里相浮湛者
也止庵公初娶孫生八子並夭殤已而聞中山戴
氏女諱鳳眞以德容稱再娶之為少室年十七侍

巾櫛附箕箒所爲刺紉機杼及執內饔供賓客而事孫母有明法雍雍乎古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初止庵公年且痠暮而無嗣卜嗣於東嶽神已而戴母獲澹故小字曰嶽壽當是時止庵公不欲以商湛晦其身而侃然烈丈夫間散數千金以節俠聞而戴母又能助止庵公摧剛爲柔嚮風慕誼終其身不輟也其他訓子若孫及撫幼孤字臧獲以下豈史所稱先秦時懷清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者而始皇帝嘗築臺以褒寵之者歟母之生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三日而其卒也於嘉靖戊午正月

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人即澹孫男五人曰梗曰櫨曰彬曰梴曰檄曾孫男四人曰時來曰時偉曰時學曰時教予廼追爲之銘曰生於夫同衾浸於夫同巃名山之下猿鶴相從永無窮詩不云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明故侧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予嘗訪雲巖道經歙之谿南吳氏廬倚車望之輻輳萬家薈江以南鉅族之最也項者吳生萬化偕弟萬傑卜以丁酉春正月某日葬故父原泉公於辛田之原挾鄉進士李君爲紹介過草堂跣而號

併抱客所勒傳屬予誌且銘予辭不獲三復之按
傳大較並托生平所故嘗夢而驗其本末者也事
稍稍屬幻已而再覈之原泉公家世故繇唐侍御
少微公以來譜牒流失不可攷曾大父榮寵公大
父國容世操奇贏遊江海間獨延明師授公舉子
業輙棄去不竟學隨父遍歷句曲雲陽毗陵已而
轉予苕多長者行萬化之生也嘗劵買一婦乳之
稍長且免乳猶不敢辭去從故夫也公輙折劵歸
之比喪元配里中少年有妻而美豔其貲攜妻投
之已而公覺復折劵却之不以御茲二者人情所

或難其他捨施飯餓者衣寒者併沒而無歸者殮
且殯之事多類此傳又稱其少時嘗有羣偷瞰其
室將揭瓦而下也公提佩劒抗之羣偷股慄解去
間夜行道逢虎公時已霑醉謬疑爲厖也跨之以
歸醒始覺虎輙逸去又嘗經山麓崖且崩而飛礫
若矢之下注也公稍稍透迤避卒無恙嗟乎豈公
固多篤行天固陰庇而佑之耶公以例授儒學
訓導郡二千石賓飲於學宫者三公辭不以赴郡
中士夫之賢豪長者抑亦競慕其大雅也數折節
相與姻締云銘曰公之行誼令昭日星馴虎暴兮

辟崖崩鬼神呵護兮彰厥靈閟之垂泉兮百世其寧

囘合從行天圍食已而合[illegible]公以因殳文書學者矣之下注也公指背透迤避卒無恙饒乎豈公歸醒始覺虎輙逸去又嘗經山麓崖且崩而飛樂間夜行道逢虎公持巳手醉誤疑為尾也將之以室將椙至而下也公提佩劍抗之峯俯拔倮解去且實之事多類此傳又稱其心怖嘗有暮偷瞰其或雜其他指施飯餓者云裹者并沒而無歸者瘞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歲而孤七歲母再適與毋絕不復從十七歲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覲越六十日從覲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於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斂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事於 朝

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廼輦二殯歸合葬於

淸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史氏誌而銘之矣評
事君復來謁請表于弓弓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
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弓嘗攷劉向所撰次列女
傳多列國之風之所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
不録按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
國先秦以來文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
稱古者女氏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
珩珮盥櫛縰𦋺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
掌而漢以來女敎不聞舊矣閒按歷代之史及今
天下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

陬僻壤赴焚投崖抱緡沉河瑰異嶄巖之行邑不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傳詩書之澤者與而評事君又爲予言李婦者始毋他適時憐女方㓜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毋來歸候之數匿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笄毋僅一面當是時婦㓜窘草野間零丁孤苦危亡者屢矣彼何及乎師傳詩書之謀也而卒能以義絕毋如是嗚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稟之氣相感而生固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與予故嘗由李婦之所罹與其所善處者而推之死夫之事易絕毋之

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易絕母於孩携之日難昔唐李翺嘗傳高愍女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不願以之爲子爲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廣其指而附書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如李氏之所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李氏之所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舟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賊壘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語而逝

旣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乃入弔公
哭之哀幷携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襟也號曰悲
乎吾夫人之亡也乃本儒生起家而 天子一
旦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列壘而戰蓋是時
乃旣以身殉 國家之亟而不復知有其他乃夫
人亦習知乃所殉者 國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
身者夫人則旣憂俄而聞乃手搏賊王江涇道上
斬馘殆數千聞及喜心亦持悸者久之未幾又聞
他賊從五里亭還遮乃所從諸將僉便地散戰敗
去乃獨留引數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

予幾不免夫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來予一出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飮泣此金將家子房闥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乍浦圍桐鄉逼錢塘南駭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而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遶巡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强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死而予亦重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塡以寧如彼而否則身與妻俱虜顧計　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不得不然者已而予俘海以聞讒口頗息而夫人從惚悾中

悖與閉相仍而病益錮矣近王直再至則再因其
他部曲之窟險而島處者自謂假之日月可得當
以報　天子顧諸執事之以飛語上撼者日至
賴　天子聖明不卽加罪然其閒禍機巳若吹
蝟毛而起矣此予夫人所以愈憂則愈悖愈悖則
愈閉卒飲濾以死其死也猶枕臥閒以手作揮戈
狀奮呼曰殺倭賊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
哉吾夫人之死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
夫人故宋丞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
吾貧甚勤井臼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

爲令一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于故
少獲内助以有今日然金縉紳先生家閫梱中之
所數及書者也顧予之始末以兵華而殉 天
子夫人之始末亦以兵華而殉予而其飲懣而死
也卒以此此予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於予
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鑱之於墓而弔其魂也
予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別爲夫人墓銘
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之矣此皆其
細予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金君臣夫婦之間
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予特詳次之令他日

慕公勳名忠烈者不必觀之躍馬突陣而即其房闥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慷慨之略不必觀之鼎彝竹帛而即其松楸嗚咽之原可以覘其雞鳴之誼也已夫人之沒三匝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 朝予爲之韻數語以慰夫人曰 夫人之魂兮安在兮維公之功昭日月而不毀兮夫人之魂兮安歸兮維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耻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倣晉

戴聘刻

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巳而公之所自好與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伯許公爲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許公猶宦粵徼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頃之許方䌋亦自

粤來會葬且復携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縉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回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之者

故予兩人亦遂爲綰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筦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如其官及其母安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倒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安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傴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以安人喪來歸繼守封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出

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巳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殺掠吏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賑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官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郎　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

北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
會病遽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
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
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
屨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
視公亦輒引疾不出明日特傳刺以報終不見甚
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
名者嗚呼公之守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
淮陽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
此皆其較然章章者公又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

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不能不以公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者書而鑱之於墓之左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諛公沒其敢以諛公也乎時嘉靖甲子冬十一月朔日歸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承彬抱王廷尉所爲誌其父處士公者之墓與銘跣伏而號曰公少嘗爲博士弟子員讀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宮會大母黃所生母陸相繼沒未幾大父青城公則又沒青城公

舉於鄉然不及祿故門第多孱弱公纍然起弱冠
內撫少弟及女弟外以拓門戶稍稍得無至中廢
而於少所讀書亦輒郤置不及一第迺罷去然事
父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
事大父之亾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母間也孤
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伯兄
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及其媪
並除舍而衣食之於其妹之嫁也孀而蚤喪公守
視其舍撫其孤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
篤厚固如此性固喜施於固所散子母錢以權里

族有無者或負之母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晚年家業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爲投壺雅歌樗蒱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貰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去也里故共呼公爲達然公尋亦以酒廢病一目沒矣時萬曆丙子秋八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侍醫藥沒不及憑棺殮訃聞之日幾欲慟絕而所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孀無以養弟之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繇竊一命以報之九

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而賜之銘業已拊衣冠十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宮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泫然累欷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鑱志持行不詭俗不毀諸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沒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逃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雋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遂叔再字景仲別

號企齋子其他世系所自已詳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

不令人嫉其中國不得而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郎而権木荆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戕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　天子嘗詔雲南輸黃金萬入供少府公持便宜半令雲南府而半以錯課他官司民不告病而金亦辦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羡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巳而再過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並郤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筦庫者閒以例告羡金累萬公笑曰若知羡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

美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觧官歸伯兄累
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於公公又謝
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
大于斗榜之曰巳寬往往主賔相嚮意豁如也族
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
子而半以給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
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啓一時
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中朝矣或以書贄謁公公
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
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

置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櫟矣復問瓿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貰之廷尉廼大笑兩相過隣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觧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好飲飲僅一二升然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間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

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驚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醉輒裂繒而書不以拒公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朝仗節則又嶄嶄不可犯嘗以河南臬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耻隨他寮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帬繫觧公又奮袖前結御史衘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遂飄然上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御極詔召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

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嚮使與漢之循吏獨行及方朔元亮禰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籌較之材各天授其同不同不可知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申公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忮忌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領之以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直

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然則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鎏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至方伯然數以棄去非其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以下並見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月望日茅坤撰

處士竹崖顧公幷丘孺人合葬墓表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丘孺人佐之又能以簪珥闈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震生

而聰穎絶倫年十三善屬文予南溪府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令時時耳熟竹崖公方大父怡竹公没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内外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間過之古姜肱不過也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嘗犯法御史臺適遘疾公輒囚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悔亦終其身無幾微見顔色其他孝友類如此又於

富川令耳熟丘孺人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洲公已而歸竹崖公公以身阡陌於外而孺人以身井臼於內其所孝養舅姑幷拊諸叔及妯娌娣姒葢順而慈惠者也而予女弟亦時時口晝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塡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孕其子若孫鸞翔而鵠峙者詵詵若林也與聞按公家乘宋凞寧閒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

煒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時元末多羣盜能團練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卽富川令仲早殀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學生曰爾德幷其女適曹景行則僉予女弟所出也其曰爾力邑庠生曰爾功幷其女適胡某許聘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

所出也曾孫男三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京曾孫女一於乎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松簿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令始復以儒業顯令爾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暨堯京輩並雋材翩翩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北沇圩之原越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日富川令奉竹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携書來屬予表於其墓故爲之詮次其略使歸而鑱之石者如此

明高處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年

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於先世平章公墓阡之
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誌而銘之兵部侍
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從而碑之
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出爲名御
史佩　天子璽書清戎山東再則按眞順廣大
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革班匠請豁庚戌額征
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冦正文體端士習崇經術宦
節所嚮不媿古之名臣碩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
弟虔烝嘗訓支庶拊循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
往往而在不媿古鄉先生大略兩公已盡一鐫次

之矣而又以子吏大名時公謬謂子可緩急國家
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相知之最深者屬子
表於其阡嗟乎方子之被讒去大名蓋由執政所
嗾公不勝憤懣引給事中楊君允繩數輩伏爭闕
下不能得共爲累欷飲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
政外謫抑亦由疏劾分宜肘腋姻分宜特銜之不
置語不云乎同誼相淶同患相卹賈誼之過長沙
也猶爲貽書以吊湘纍而子獨能無情乎哉當公
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按故事不
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年僅四十耳中外百職

事無不人人裂眦而嗚咽者分宜公罷相華亭公入公郎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生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之子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賈中丞公元張京兆公學顔後先鱗次朝廷間僉公帷中顔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咽者折一東通之當即還朝請朝夕冀柄用公獨恥世俗所沉酣不欲滓洪洞涊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

人沈仕李奎千戶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晃沈鬱林詔陳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溧陽應元陳鶴慶師携榼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倡和不以寒暑風雨間巳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予兩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泠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訾者嗟乎非古所謂倜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馬先生之墓而其官

爵不以書蓋以公脫去聲名之韁也舊矣令百年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弔也

勑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幷徐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間者蓋　勑封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武庫公沒其子永州太守倈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繇廬州徙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

巳巳南粤曾一本猝起海上　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塡之令公推擇尚書郎夙負材望者以自副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予故奇君間過候君不遇遇其父質齋公氅衣布冠躧屐前迎載酒飲予於鴈湖之上檻以外煙波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錯與鳧鴨鵁鶄荷芰菱芷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爲滕席而譚沛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倂奇公於公父子間遂爲縞帶交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

涊婉孌之色公獨趣槖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
數百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
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粵州郡兇
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
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雅聞公少
稱高才生以善文章名州郡閒竟不及掇一第以
自顯出所抱鉛槧之遺口授武庫君君廼第而公
與孺人拜　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
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睹海不
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

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業僉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丁孤且寡者公攝之閭里之流亡不支及鬪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批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犖犖然色將内外父與毋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爲社遊鴈湖上因自呼曰鴈湖釣叟間嘗揭其廬曰救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賓錄

於此抑可覘公澹宕之槩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已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賔興之即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及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沒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

周節婦墓表

周節婦者予友縣學生周于德之母也按陳黎政公誌母朱氏生而穎倩不羣通孝經列女傳大肯

年十八而歸周君鵬越二年而鵬疾割股以進卒不起所遺襁中孤僅百二十日耳而母誓不他抱其孤日夜慟已失意於翁携其孤脫身走外家以刺繡簪珥與孤相提携越十六年而孤稍立始及來歸明年翁病且没母復先諸伯叔傾橐中所故貯者之遺以含殮之内則綱紀其家之頹且落外則咨孤出從名輩遊尋且爲高才生當是時周之門戸既寢衛獲無麼而其孤則又稍稍善文章間從予遊痛母遺行不及詳誌中往往爲予口畫母之始携襁歸外家也由大父起田里以母甚少孤

始生又羸且弱當不及長而毋所擁嫁貲殆千金並囊括之而毋之歸外家葢脫身走耳外家不能堪稍欲訟之有司毋指孤而曰但獲兒稍長天之賜我未亡人也多矣何忍以區區橐中裝與翁相鬩爲籍令囚服而庭辯汚我亡人與兪等吾當挈孤與俱溺耳當是時毋不獨完孑大父抑且完外大父家外大父以壯無子所置姬貳相睚眦毋從中緩頰而色將之故外大父一切籍孑毋媵諸子甚矣毋之賢不一非女史彤管所能書也君得無挈叅政公所已載者併叅政公所不及盡而稍遺

者於以表之墓阡以爲閭里勸可乎予聞之泫然曰母故多瑰瑋卓犖之懿然爲人子而不忍遺之若櫛髮編貝然殆傳所稱無忘其親者已予以私扣之於其少父司訓公鴻亦曰唯唯於是次第其言書而鑱之石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予友人蔡司馬之守衡州也聚諸生八十餘人講業石鼓書院予適吏南粵過之司馬公觴予於其堂且手指朱公炳如而曰玆生也衡之雋也手其文而讀之翩翩乎經術之深而上下古今者已司

馬公復口晝公事父母孝與弟悌其守父竹亭先
生之家學而以道自亢殆庶幾乎古之篤行者又
曰茲生貧故教授衡州諸生圖書四壁立前太守
及他佐貳禮爲上客或假關說他事而餽之金以
爲助公謝不受當是時公未第而以學行名楚之
南服久矣予頗奇之已而公舉進士授行人及錄
御史按鹺淮南司馬公歸若上共予指次當世奇
士輒首指公時國家南困倭北困虜費且不支公
迺首括淮南諸州郡所籍贖鍰三萬金而羨金牒
漕司以轉邊餉中外異之受代而去僅圖籍數卷

與故時衣服一簏而已州郡吏無不色嗟而太息
者已而出廵粤右粤予故所提戈處也粤之人時
時過予口次公之按節所嚮督文武吏士措藩封
平刑獄及他經略諸山砦撫勦事宜會中帑畫未
幾公抗疏劾副將及監司諸不法且併忤新鄭於
是出公守泉州矣欣然携一蒼頭單騎過泉州特
列一榻於郡之堂與蒼頭共卧起蕭然若禪僧也
封以内吏民及縉紳先生過之無不人人推誠務
爲便安而亦人人無不推誠相翊戴如父子骨肉
也其約束寮貳及諸屬縣吏才者嘉之不能者矜

而督帥之間有一才令與郡丞相齟齬甚且互爲飛語訐之當路當路兩撼之公入以解於當路出以欷歔流涕而欵丞與令兩人卒並釋猜尋補尚書郎爲顯游公於簿書暇所注心者躬爲諸生讐經校藝大略採蔡衡州所下石鼓書院科條泉故有舊河通城中如八卦畫而圜學宮稍稍淤且盡公迺躬操畚鍤以濬之河既通而明年庚午所録而升之禮部者五十八人首解額者二人蓋海以内異逑也占者指爲河工大衍之兆云適新鄭再相而公又以舊憾徙兩浙都運矣尋轉泰知部嘉

湖明年入覲吏部所上公考爲天下治行第一
天子賜尚方食及寶鏹如例改按察使又徙河南
右布政使復晉陝西左轄所當藩封祿米及諸邊
兵餉困甚公内席氷檗外謹筦鑰以節縮於其間
陝之吏民無不人人願公節鉞陝而公坐不附江
陵輒以老罷矣嗟乎若公者予故嘗於其按察予
浙也間爲文論次當於國家爲重臣其所躬澁羔
羊素絲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王公翱魏公
驥等然輒以不附執政迍邅以廢所最異者江陵
秉軸以來楚之士大都鱗次鴈翔得志聲施而公

以楚之最迺獨勸遊偃蹇以歿然江陵沒而嚮所
憑寵靈藉威奕者于今譊譊訛訛未已也公獨以
完名高誼領褎儒林照耀江漢豈非天故嗇公於
其彼而卒豐公于其此也與按公之家行所匍匐
服喪不踰外戶事繼母如所生母撫弟之子如所
生子衣食姑以終其身而殮且葬他所分俸以賑
族屬朋友及世系以下大都已備見曾太史誌中
公病且革曰左右曰予辭吾母矣後十日夫人當
從吾遊已而如期夫人相繼沒豈公生抱正直沒
且神而靈邪予特次其出處本末揭而書之漁子

浦之阡於以風勵末俗云

王孺人墓表

錢塘黃生汝亨少負奇於緡兒爲昆弟交而其母王孺人以萬曆丙戌九月三十日病卒卜以明年某月日殯之先世之墓宮千里走使移書緡乞予表於其阡予適病未能生過練水者三且聞生晝夜躃踊啻絕者數矣其父鶴洲先生緩之得無死已而再過生之服喪小祥矣猶不茹葷不啜漿與肉欷歔嗚咽若始之屋號然且伏地而泣曰母少而頴外大父古塘公愛之異他女顧嘗與大父逸

山公善文聞予父鶴洲先生髫而善文章也聽委禽焉當是時兩家並厚貯累千金會外大父亟故人難坐法沒所遺外大母濩落於是母氏旣葬外大父迎外大母以歸而大父之貲尋亦廢家復火及海上烽猝至而大父六子各鳥舉而徙不復顧予父鶴洲公以儒生教授里中然不解治生母旣擁外大母若綴旒然而上事翁與姑第壁立一切井臼並繇母氏所獨爲織絍洴澼以色養其閒母所進之堂上者僅僅脫粟飯而予母獨帷覆而糠覈耳里中婦或譏之大父大父聞伺之而得其狀

泣且罵曰人言不可信如此父之大母病母且刲股雜之糜以進卒不起未幾大父病復篤母隨侍湯藥大父或令避則側身屏障間其所助予父肘而溺肘而粥且藥餌者不離旦暮也大父復不起母助父喪且葬之如禮已而外大母又病歿母復歸其喪而合葬之古塘公兆云先是伯兄汝高頎雋秀予父教授他州里而母氏躬爲手詩書督教之補博士弟子員有聲矣患咯血繼大父歿而不孝汝亨亦稍稍成童母氏復移所以督教伯兄者而督教之母氏孝謹柔和甘苦茹淡午不炊寒不

授衣者垂四十年內以色將翁與姑外以督課兩子人且謂或於亨乎食其報也顧亨四試於鄉金擯去母且偃然逝矣予所不即從母氏於九原摯摯以至于今者第以父在也嗟乎竊痛母氏之賢上之不能附古者后王卿大夫家關雎樛木之誼下之不罹赴焚殉縉之阨而區區終身勤苦盡婦道閑母儀殆亦彰彰然庶幾鷄鳴之詠也已子大夫得無爲我表之墓阡以待來世已乎予悲母氏又悲生所抱蓼莪之痛益於予有同悲也故撮其言而指次之者如此而系之以辭而賛曰母之生

不屐兮累累然徧歷縣度與羊腸毋之履純而篤兮硜硜然髮櫛與弦張歸黃壤兮白日光仲也抱策而登朝兮聲四方福其駢至兮祿永昌勒之墓原兮奕世無疆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公沒其孫嘉慶卜以萬曆丁亥冬十一月二日葬之化龍橋之南少司寇楚侗耿公嘗持節督學南畿時捘公之令績溪者最江以南疏之朝間乞耿公銘其墓矣而又以予於公爲同年知且厚復屬予表於其阡嗟乎公之

持已立朝大較金以古之道自抗而不狥流俗者率中古銘法予何敢辭按狀公諱蘭字文芳號古村古村者即公先世所起家處也已而別號暘川公生而踈眉白晳頎然露頭角大父槐隱公昂奇之謂其父見槐公玫曰吾家世系德厚然未有顯者茲兒行且亢吾宗矣年九歲遣從里中高才生吳默泉公遊習毛詩通大旨年十三補邑弟子員年二十三而舉浙江鄉試當是時予兩人同庚生又同以好古文辭相縉帶交益斐然願附古傳記所樹名業當世者相砥礪也已而予第進士公數

抱業試南宮擯不以與時吳默泉公已入爲吏部
尚書且憐公才而欲私之以高選也公謝不從明
年復入試卒不第而默泉公且罷吏部來歸矣公
於是始謁選授績溪令績溪者歙之巗邑也其地
窳呰而凋瘵且嚚訟公裒然以經術飾吏治持大
體不務苛察其所剗刻利弊與民匀當省供張革
鋪役均里甲裁夫調一切鹽戶火耗毛瑣處令之
才吏從繩墨簿書間所以聲名相高者公固已盡
一爲之而他如約文法省詞訟招流亡興學校飭
朱考亭蘇文定公兩書院以風厲諸生甚且貧者

而不能婚公割俸以娶之又從而籍藥師廢寺之田以廪食之令之俗吏所於繩墨簿書外不暇且能者公又引古循良之旨條次而枚舉之甚且他州郡士大夫之乘軺車而過者公所爲飭厨傳厚贈遺並從家之委輸官廨者津給之不以煩邑入故縣之人歌之曰止飲一水而故以歲侵而轉徙他州郡者爭携釜甑來歸且數千人也當是時公之治行冠南州故諸按節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上然耿司寇所書爲最其言曰連姻政府獨甘恬退蓋聞公之始謁選時

耻不受故吏部所私署而嶄然自立者如此已而
公被內召以去邑之吏民泣而遮送者殆萬人然
其選也卒不以臺省而改南京刑部主事或訝之
予竊惟公始謁選却吏部故出而令績溪然則令
之繇績溪內召又焉得移其所以故却吏部者而
之臺省也已而公之入爲南刑部也又鏗然有聲
郎署間公從令績溪巳封其父見槐公與母暨配
如例未幾見槐公病脾公卽抱牒乞終養尚書謝
公三留之公嗚咽涕洟投綬不視事疏聞獲　俞
吉以歸歸侍封君湯藥晝不甘食夜不解帶者匝

三月而封君没時公年已六十高矣哀毀過禮不飲酒不食肉臥苫廬墓與少喪母夫人同嗚呼孝矣當其令績溪其所獨抗古之道卓犖瑰異而世所不可幾及者三其一嘗以邑旱災公自列罪狀十餘條而草屩徒跣徧以禱於境內山川之神晝曝露宿者久之民爲流涕已而天輒大雨爲有年噫茲即古者身爲犧牲之遺也礦盜稱亂者數千人婺源且陷矣而績溪故無城公提卒不滿百泣帥父子手耰鉏待之境上盜相戒曰吾屬無犯郁令君盜且去而公繕城塹池縣之吏民建子來亭

以歌之噫茲固古者暴虎渡河之遺也其一故督
府胡公宗憲之捍海寇也小大血戰者數年功最
高執政者忌之嗾言官飛章上變且逮繫公
世廟特察其冤而釋之來歸矣又出私人何東序
者領歙州羅織沒其家公獨奮然以身覆之願上
印綬去以明胡公之無他始及末減人有言胡少
保以一人障東南數十州郡而郁績溪以一人爲
東南數十州郡謝少保噫茲與漢貫高之明趙王
唐張說之證魏元忠又何以異也嗟乎公之倜儻
大略若此殆與日月爭光矣嘉慶所櫛公之行若

髮及他姻締兮不及盡書而獨條其大者如左以揭之墓原之上公之始病也有一異鳥銜竹枝八節有半曳其庭以去占者謂不祥然漫不省已而公臥痿者竟越八載有半而沒予嘗讀賈之賦鵩也採其語而韻之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其去曰不能言兮爰銜竹以示其故八節有半兮著定爾數公類有道兮神明爲之呵護乘箕尾而還造化兮羽靈爲之先露叶天之弔異人兮特知來而如睹馬鬣之封而樹青葱兮茲所謂南京刑部尚書郎郁公之墓

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少崖許公墓表

予嘗由西湖步楓篁嶺東望白雲冉冉起封中佳氣鬱葱其爲馬鬛之阡則又深藏而韞以豐隆客曰茲固按察許少崖公所自爲墓宮而以之待百年者也明年巳丑夏四月十六日公病没其子三德卜以八月二十一日葬而太子少保張公銘其墓以予於公少共爲束髮交及予罷官適公亦移病免官來歸一過西湖輒爲一社遊而予嘗爲公記翠微園公携壺以遊未嘗不捫碑哦而解頤以舞也於是復請予表其墓按公舉進士歷宦遊者

垂三十年其才諝所嚮譬則青萍之劒頡鍔逼人而坎壈數奇位僅中大夫祿特二千石而世之所爲欷歔太息者有三其始繇尚書郎出榷蕪湖則譴筦鑰監蘆州則繩勲貴而按頡上也海夷內訌公且以身撼之矣未幾以讒貶爲沔陽州同知徙判岳州府擢荊州府同知蜀寇黃中張甚公入施州度險隘審嚮導募劾士料芻餉寇且隨以殄中朝方議賞而他按節使者則又以前任許姓者不法事誤移公公不復辯棄官歸朝中寃之補德安尋擢爲常州府太守常故稱江以南雄郡然狡黠

頗難治公抑稍稍倣古循吏其所督帥諸州縣屬
吏一切戶口賦役賓興祀典郵傳存卹鋤奸屏墨
及他舞文者公僉釐革不以遺大較聲名頗近張
敞翟方進輩顧按節使間以鬼瞰公併欲媒蘗一
強項令公輒抗聲直之聲名愈以起循移柳州柳
稱粵西南絕徼去京師萬里公不敢夷其民又移
故所治常州者治之其所課農桑興學校飭吏胥
熄枹鼓彬彬然唐柳柳州風概矣又適洞蠻嘯山
谷公又移所故蒐治蜀寇者蒐治之斬馘無算尋
復移公守梧州已而征羅旁公以功晉廣東海道

副使矣當是時公數犯鯨波披颶風幾蹈不測故亦勸遊輒上書乞骸骨歸歸而共馬通政某沈太僕某暨予輩往來西湖為社吟嗟乎予按公生平宦遊僉以材指聞然數以非望窘非坐流訕則他坐傾覆故輒跡遍天下半以奔走猥瑣龐雜之吏半以出没瘴癘魚龍之宮而縉紳大夫所共為搤腕不平發憤懣者衆然公之勁節高蹈茹甘飲荼抑未嘗不岸然在眉睫隱然指次也督府銅梁張公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士人以為實錄云予特為表於其阡其他褒封父母及子若孫某某婚娶

之詳金載誌與年譜中故不及

江西參政余見齋公墓表

余見齋公繇侍御時以中子卜婿予姪舉人一桂女稍及共公往來西湖上間或滕席剖畫古今與𢊁得失殆才諝曠達之士也按公嘉靖乙丑舉進士時新鄭少傅高公以宫詹典試事覽公文奇之及覲公疎眉白皙神若秋水益喜頃之授廬州府推官不苛不縱所上囚書聲籍甚擢刑部主事已而新鄭公以閣臣署吏部尚書所不次引擢天下豪雋之士數十人而公繇刑部主事改監察御史

出按薊遼甫持節塞上經磐山嶺虜千騎猝犯公
銯擁傳口授所從護諸將士賈勇奮擊斬馘若干
級虜輒氣沮遁去事聞於朝　天子大悅詔褒
才略可用令吏部紀錄而少師江陵張亦槪慕公
且欲以所私檄公按湖廣也公嘿不應改按順天
輦轂閭閻中貴戚畹相盤錯公稍稍引繩批根按
法爬搔之甚且以惠文冠彈劾之境内肅然尋出
爲湖廣按察司副使廵荆南鄖襄時江陵以葬父
請之　朝　天子寵師傅而遣中官給羽林兵
爲之前護張與世公僅從郭門外俯謁而已或謂江

陵銜之巳而以江西叅政入　覲坐乘傳奪三級以歸歸而服母喪未幾江陵卒從苫塊間別補江西僉事復丁父憂丁亥服除補河南僉事朝議共謂公以内臺宿舊而左遷非其罪者也黄河且决齧漂田廬　上聞震悼公於是持節往來捍救又適　潞藩出封河且故决齧處津轄其間公於是躬操畚鍤爲士卒先晝夜轉芻蕘石依古埽法久之堤稍稍就築而病遂疲薾特甚公猶從帷臥中勉爲馳傳拊循疫氣流行死者枕道上公欷歔嗚咽力疾勤民俄亦竟没屬纊之日所遺者圖書

數僅而已行道之人共流涕而哀之訃聞　天
子採有司言詔復原官給公帑治葬事祭法曰以
死勤事則祀之按公之死較然以死勤國家者也
使節所嚮得無尸祝之以慰遠近吏民之思乎或
謂公官不當其材位不稱其志而壽抑不副其筭
而予獨以其生也無負國家其沒也有令名可無
憾也已公名希周字思兼生於嘉靖丙申十二月
三日卒於萬曆戊子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三
公以御史封父母暨配金氏並如制子男三人長
士慎次士恒蚤殀次士博女四人明年博卜以十

二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屬予姪來乞表于其墓銘曰豸爾冠豸爾衣生爲執法兮沒爲神祇葬之名山兮虎之嘯而猿之啼千秋百世兮女蘿虬松其無摧予也銘之墓兮系來思

勑封徐孺人墓表

祁門令祝公以庭者海昌叅政公某司馬公某以來世詩書甲第而以宦遊顯者也令繇萬曆己丑進士縮綬過祁門祁門號巖邑獨以材猾稱赫然有聲予頗嚮往丙申春正月忽遣二子曰守箴曰守範衰服而過草堂號跣而且貽之以書曰甚矣

予之所籍亡妻孺人者之內助而稍稍與祁之吏
民相吐哺也乙未奏計後携之從官舍僅六浹旬
而病亡其亡也予又適以事入郡而不及面訣也
嗟乎予痛諸生時惟讀先世家藏書不治生孺人
少而笄且歸事予毋太孺人以孝聞下且依之爲
家督一切內外錢貨注記暨綺繒米穀之出入輒
浮故時什之五即如鄉黨賓客祭祀蒸嘗並餘孺
人日夜洴澼洸以繕不以挂予懷縱予從鄉之豪
雋之士遊習誦六籍百家言抑及竊稱高才生累
科第以至于今也然又能躬澹泊少從父茶陵公

官邸時歷氷蘗荼陵公故嘗色喜且筴其異時必以氷蘗從若郎也予携之入祁又能移前所從荼陵公者澹泊相砥礪躬爲拮据績紡以給予貧予之官舍若懸磬然而孺人抑未嘗不自得也祁之賦若訟最黠且繁孺人數鷄鳴求衣促予起秉燭治文書閒於刑罰細大及按法鋤豪右儆姦宄孺人又未嘗不以古循吏之指相繩切也嗟乎孺人特簪珥環珮閒然其以道義相追琢謂之忠告之友可也今予僅以奏計蒙　天子賜之璽書獲贈予父封母太孺人併孺人孺人年僅四十一而

天遽隕折之嗟乎豈老氏所云直木先伐甘泉先竭而蘭蕙輒蚤凋也乎予携祁門時所生守仁弟守筌年最少不能不抱痛裂腸以泣而竊聞子大夫善文章其於世之縉紳大夫所請墓碣碑銘不以靳茲令伯子箴仲子範携孺人之柩以歸卜以某月某日葬之某阡倘及採予所私爲嗚咽㬠欷之旨稍及表之墓原予孺人抑獲附古者彤管所載而日月俱遠也予不能辭謹於祁門公所移書而撮其大指哀而表之者如此百世之下其子若孫暨閭里之過謁墓宫當必有潸然出涕而景行

無忘者已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林如亭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負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於初擧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絕軌於啓路耶山川之猶是人物已非徒令志士望風而懷傷知己顧影而却步不悲哉能不悲哉初以聯籍金閨入對闕庭丁之文藻蔚若霧層搆若雲之

天[illegible]
竭而蘭[illegible]惡輒蚤凋[illegible][illegible]孝子携祠門時所生守仁弟
守筌年最少不能[illegible]抱痛裂腸以泣而[illegible]聞于大
夫善文章莫其於世[illegible]之縉紳大夫所請墓碣碑銘不
以斬茲令伯子[illegible]仲子範携孺人之柩以歸卜以
某月某日葬之[illegible]阡倘及採予所私爲嗚咽紫猷
之旨稍及表之[illegible]原予孺人抑獲附古者彤管所
載而日月俱[illegible][illegible]予不能辭謹於祠門公所移書
而撮其大指裒[illegible]表之者如此百世之下其子若
無忘齋四[illegible]之過謁墓宮當必有潸然出涕而景行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橫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於初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絕軌於啓路耶山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巳非徒令志士望風而懷傷知巳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初以聯籍金閨入對　闕庭誦子之文繁蓐若霧層搆若雲繪之卽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人士前矣及退

而論襟貢王諧好管鮑則又握手出肝膈傾蓋若宿昔惠儀蘭馨皎金珪質游神於八極之外沉志於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昻深而匪測有不可以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色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呼而今安在哉曩嘗謂忠賢寃戮志士殀死蓋悲國之不祥天之爽命其適均也繇今思之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季路以結纓死屈原以江潭死雖脂潤夫野草而名則垂乎竹帛膚塡夫溪壑而懿則托於金石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起嘆或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咏至今不衰至於哲

士不祿捐軀淵谷即長已矣誰復云何蓋以古之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同均之遐砦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無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略葢夷吾著作之區噓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耳譬之緌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華寂零韶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酬知已於沒世哉嗚呼吁嗟林子此之謂矣昔者烱眉吐氣於雲漢之表而今則摧於七尺之木昔者締思騖精於墳典之上而今則瑩乎中壘之土殆日月之俱

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哉能不悲哉靈輀晨啓
白驥宵鳴返爾故國閟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
聲修詞命奠潛如涕零哀哉尚饗

祭楊邃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進
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前與
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殁也天子倚宁
而思四海之樵兒牧竪以及郊壘之衆無不偶語
歍泣慷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唐之郭汾陽
宋之韓范者乎而　明興以來先生一人而已然

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史官之所得而書
且藏之金匱石室以侍後世者而予之所聞則有
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予嘗訪先生密友及二
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初被逆瑾之讒而罷也瑾
是時舉廢大臣威行宮府　中朝已伏於積薪之
下矣而火之及燃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
勒兵慶藩奏凱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内遭中覆之
讒千里遥制授計於永内發瑾奸事若電掣及
武皇帝末年一二貴倖熒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
歷金陵金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

第杯酒勸諍復　宫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
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寔挽　國家如綫之危於呼
吸指顧之間者也　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夫亦
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先發者
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蚤計於同帷席寵之
時而反發奸於孤臣獻俘之日是可驗也　武
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嬪御以下酣心
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何以及江而返假
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定　國家事又何能
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之功亦奇矣然而身殁

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賻
謚如例其子孫又以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間
嘗痛故兵部尚書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
下而死之日竟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
焉未幾先生以間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内
人士亦卒無一人爲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
生若太山而死若委露者巳命也夫命也夫邇年
以來北虜數寇　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
不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憑涕不能自巳遣縣吏茅
某奠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海

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四年甲辰先生迺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衆不飾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爲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列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急人夷也而亦未嘗厄人於險不令人黨同

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邦之老成人寔維典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當亦未適薄附日月逼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爲幽人之托蘭茝非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支巔而奮庸也然無之則不可以爲國矣先生之於　國家譬之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　廟堂噴薄風雲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

則亡之矣某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爲天下慟而其下也爲士庶悲尚饗

祭菁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即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見事夫人之伯子良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艮與蒙許之然則予於夫人有猶母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

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賚酒一卣芻一束予不及即位苟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予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烹飪之細則其琚瑀璜珩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形管勸於名山爲仁人志士者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舜華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壼饋之詳也獨聞

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推附之者如孟軻楊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見伯子其氣翩翩葢所謂凌風之鵠千里之駃騠也他日當讀先生之書而録滂母於儒帷嗚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也胡爲乎天奪其筭令中路而遽摧豈物兮不齊月兮恒虧歸窆蜀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史之夫人於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惟區區之不滅則黃壤其如携而吾又何欷歔於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亟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　天子承明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於吾先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尊之者也然而侍御君分祿以鼎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以不逮奉養爲號而況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懽侍御君請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所衣冠於日月之際者衣公爲之表其閭與生壙者纍矣猶以不能寵澤爲號而況吾先君布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

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其墓而識其處者猶特曰
處士之阡葢天之所以福壽乎人者或與或不與
而人子之所以不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
鼎貽之以百年也猶同歸於涕洟而悲酸嗚呼哀
哉聞公之變吾安得不慿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
公雖逝矣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　天子而出
廵郡縣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
寵褒泉室而焜燿蒿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
又何纍纍於幽明之隔而欷歔爲謹饌蘋藻觴而
告之脁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危而語曰若子方

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饗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邦國之禎誰謂一蹶遽隕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决大議一言定傾公卿望塵呼爲隼鷹出領士林帷顔犇曾一時賢人游揚令名譬彼黄鳥嚶嚶和鳴當是之時較才前代聲如陳遵器如郭泰有識者云假公柄位或專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艾或引當塗推轂善類排棼解糾緩急攸賴惜哉不偶一黜中朝棄檄來歸於焉逍遥薦書數聞江漢寂寥繇無

鉅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遂老林皐嗚呼悲哉公
自解官言臥田間課兒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
千里命車山陰汝中豫章達夫或遵秣陵或合匡
廬開襟玄覽游情太初當是之時風槩四矚隋之
河汾宋之白鹿忽焉訃聞道壞梁木搢紳之間相
與匍匐貽書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况予束髮
從游公門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卹報五內痛
酸告公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
之鄉録公令聞没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
由嶺徼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凄凄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然遊名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爲歡非里之生平故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萍鄉公早沒馮按察王廉洲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僉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出暮而還獨高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馮按察沒王廉洲張大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

北爲社遊特載酒分曹賦詩屬予記盟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甚洽也時張太宰公聞從徙中丞歸閒光州公勝事亦買山於其麓然未及繕園林亭榭以出公獨軒然別築西湖之南公之輿故豪囊故多金一時園林亭榭之勝最西湖然未幾光州公則又沒家且散而曩所爲大雅堂巳他屬矣予引舠過之按故所碑誌苔蝕蘚剥不可讀未嘗不綦欷太息爲之泫然泣下而霑襟也然猶謂公尚在而陳方伯亦上書乞山歸公雖病足痱倘許倣陶元亮籃

輿故事猶及吾兩三人時時載酒與俱也今竟安在哉太宰公掌南院時予嘗過其所買山處携書招之且謂輞川鹿柴多佳麗而惜也王右丞未還也今太宰公方貴近日月之際其所買山不知及為園林亭榭否即及園林亭榭吾又不知能遲久其箕相携遊否嗟乎西湖之泉聲山色猶故也西湖之青莎碧桃紅蕖綠柳其所縮夏秋引簫鼓以侑客者猶時時不乏之絕也而公輩已皆物化矣予與張太宰陳方伯輩落落然將旦之星其及招公之魂與之賦些其中乎公且朝猿之與吟而暮鶴

之與飛其及往來西湖與否吾皆不能知吾又焉能獨携杖屨過公申囊光州詩社故盟相與宴酣淋漓乎嗟乎豈古語所稱天地爲逆旅古今爲瞬息生固當爲歡而沒固不足悲乎抑亦其生也特車駟之過隙而不復留其沒也亦髑髏之自以爲勝南面而王而不復返者乎嗚呼投以生芻酹以酒吾吊公以所云公能知而報之否

祭許茗山文

嗚呼惟公之文章與聲詩兮上者揆藻於班掾下者沿響於杜甫惟公之吏才與宦業兮所至惠施

或感乎畏壘而其威名卒不假乎繩斧世皆鸚鵡之以羽毛自矜兮而公則譬彼文豹幽然霧隱乎南山之隅世皆干將之以銛鍔自利兮而公則譬彼芳杜泠然露搴乎秋江之渚故當其釋褐兮人士讀其應詔諸什竊擬枚皐侍從漢庭矣然而俄焉以之出佩乎專城之組及其待次郎署兮人士占其連跡中貴將謂賈生超遷大夫矣然而久之始剖符乎蜀徼之土或南入乎象郡百粤之地或北涉乎遼陽紫塞之岵戒崇岡而站鳶之所與遊或深箐而椎髻之所與伍或依水草以飲馬或囊

氷糈以覸虜世皆擇善地以徜徉而公獨頽然其拙也徘徊容與傕梗之飄而翳之萎無復計乎室人之交徧謫我嗚呼以三十餘年之間而水陸之走不知其幾萬餘里叶公之行則質以潔兮故不辭乎險阻公之心則澹以遠兮寧太息乎今古聞中　朝行且待之以卿寺之署兮庶幾乎漢人積薪之喻又何以杳然雲逝兮竟不能遲乎　天子璽書之顧巳焉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嗟嗟中郎孰爲釋誨嗟嗟子雲孰爲解嘲世之王公大人雖不能引籍譽望位公以霄漢日月之際而今之

博士弟子猶當誄次其行鄉大夫之後薦之以溪澗沼沚之毛某輩生也同井仕也同朝以詩以酒以翺以翔忽幽明之旣隔惟典刑其不恌酬樽罍兮泉咽望九原兮雲遙

祭廖邑諭文

公抱牒而教我邑兮猶未踰乎朞年何羣弟之嚮風而懷誼兮特腸鑱而胥剸咸謂公之貧且骨立兮或探囊而無一錢日啜粥而爨馬矢兮顧官舍其罄懸然而闃帷中之饑且寒兮輒割俸以涕漣壯無婚而沒無殮兮赴溺者之投瓠於淵其或窘

於里之賦訟兮躬爲請之有司而乞憐故庠序之弦歌而遊從兮譬若父子骨肉之間傳記所稱師與保兮仗大義而兩兼閒過我而論襟兮泝安定先生以別傳數請予文以投贈兮將攬帯而爲同心之言豈謂一病而隕兮遽閟景於重泉嗚呼直木伐兮甘井竭哲人逝兮我心割嗟黄鵠兮垂翅歸嗟騏驥兮中道蹶遺幼稚兮誰爲携散圖書兮誰爲篋扶旅櫬兮返故丘楚水淼兮吳關絶予投草以臨吊兮助諸生之泣血續宋玉之悲秋兮賦中情其嗚咽尚饗

祭唐姑文

嗚呼吾姑兮予少及見其笄由閨闥以抗門戶兮犖犖然守城陴而捍決堤內之米鹽與醬醯兮外之土化與分畦金聽中饋以盈縮兮繫夫君之所不知數脫簪珥佐之出遊兮稍稍以明經而聲馳惜也數奇不第兮抑得貢爲博士於其時罷官來歸兮頭白而衰猶以諸子瓜分而羮頡兮歲膳其所不支顧中夜之霜飛兮躬機杼其在帷共女奴以分功兮聊卒歲以自持釜或櫟兮羮且羸形與影兮酸且悲嗚呼吾父兮寺少舉進士而輒擢姑

數携我以飲泣兮今且餘三紀于玆仲父以下僉零落兮猶幸姑之壽康而期頤豈謂今僉沒兮渺電馳其不可追憯莫憯兮骨肉離痛莫痛兮生死岐奠以斗漿兮哭以蕪辭中心若割兮神其疇依尚饗

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沒也姻友茅坤千里使逆櫬于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爲牲醪祭之于其殯宮而告之曰嗚呼卞之山猶千仞其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刑茗之水猶百里其東

注兮而公何以獨闕其靈方其弱冠入　朝游揚令名人皆以爲上視孔融下薄禰衡予獨謂文章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嚮當有守神之寂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出守南衡人皆以爲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予抑謂宦遊者特公之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彝之銘中外之士卜公爲儒林之著蔡邦家之柱石也胡爲乎俄拜司馬郎徙陪京倏焉日曜倏焉露零訃之所至海內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騷客猶相與貽書走吊而誄且銘況予固連葭之

姻緡帶之朋痛五内之若剸嗟奚能以爲情公之閫帷甫弃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六齡賓客既散門戸漸傾支裔不屬奴僕如毳安得不憑棺而慟出涕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己之所同盟乞贈謚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然公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之憤咽之塡膺嗚呼山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凝瞻九原其不作兮孰冠裳乎音聲尚饗

祭張縣尉文

嗚呼哀哉公起刀筆以無害稱及尉我邑以行能名謹爾筦鑰守爾矩繩三年以來政有餘聲胡病斯遘倏若遠行井里走哭流涕填膺嗚呼哀哉猶幸賢令脫驂以賻殯殮含琩一一善護猶幸故鄉毋間道路五湖錯壤一航可渡返爾素旌歸爾玄墓奠以生勿我憯靡恕嗚呼哀哉

祭董宜人文

維萬曆五年十二月七日眷末茅某聞誥封董宜人之殯將厝之姑蘇山之麓也適臥疽瘍不能執紼遣其二子積與縉會葬祭而告之曰嗚呼哀哉

予也少嘗兄事宗伯列昆弟兮婦也亦及嫂事母
夫人列姊姒兮有女曰仲緊娶其子兮葭莩之托
百歲維祺兮豈謂中蹶母忽逝兮未及于歸簪珥
靡恃兮矧其變也客京師兮予也宦遊河魏不能
以千里伏棺而號屍兮其葬也五湖之北兮予也
抱殤以臥又特嚮朔風瞻素旌黯然魂銷而涕洟
嗚呼哀哉竊惟宗伯位三事兮按國之制將以請
之中朝下祠臣遣都官以會葬者胡爲乎空山之
泬寥衰草之凄其然而異日者　聖天子之復
以故爵追之卹典也斯固朝野之公議縉紳之屬

望而予何滲滲于其悲况壻也鸞翔而鵠峙兮巳
及擢之京帷甥也龍驤而驥躍兮又將步武而前
隨嗚呼哀哉惟母後裔兮繩繩乎玉爲葉瓊爲枝
維母流慶兮山之潤而淵之輝予也束之以生芻
酹之以雲罍倘環珮其來翔兮庶不負乎猿鶴之
嗚且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譚司馬文

嗚呼世或有連翩之鵾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
歸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數爲
顧影而徘徊抑或有蚉足之騏驥矣然而其一則

伏櫪以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塞數爲銜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而兩相縶欲者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方東吾先生之携公而教我湖也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美予以脫穎而出予亦奇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當世予亦岸幘臨流濯纓公每疑予以荀爽予亦美公以李膺也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抱道經而長嘯舞也按節歌也同

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翻飛予以忤世奪官來歸
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寔相依嘉靖乙
卯公守天台海夷内訌將士數摧公抱牒而督戰
首擐甲而揚麾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
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言予間許公以魏
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臥藍田
也由兹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將元戎始則
閩海再則粵中戰士鮮甲蠻夷嚮風　肅皇帝
且不忍伏波之久覊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
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遼薊公也内挑六郡

良家之士以充佽飛外渡盧龍漁陽之塞以善亭
隧氊裘喪膽胡馬奪氣公於是時盛為聲施建殊
動於萬里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于漢陰
之墟也久矣及　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
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為大都公
一馳驅則一引顧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以共功
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已越六禩
天子方倚公為山甫而公也遂棄我而仙逝哲人
既萎泰山且頹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適六十矣
而予獨謂公沒猶賫志公之位為樞筦矣而予獨

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而中外猶多
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訃聞之日　天子
輟朝特勑侍臣遠護靈旐贈官賜諡寵冠百僚給
以秘器葬之江皐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
柱國没垂鼎彝所憾者公特多中閨之秀屬禨之
見其始也予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予亦不
能不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潸然涕洟酹以所云知
兮不知尚饗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嗚呼公之吏業之在餘姚兮於今猶畏壘之於庚桑公之直聲之在朝廷兮於今猶鳳鳴之於朝陽方其纍瘡痍而戍塞垣兮將矯然與日月爭光流離困躓者二十年于兹遲白首而始還故鄉嗟乎穆皇帝之御極而簡召也即古者之顯忠而遂良葢以漢之祭酒魏之侍中而懸山斗之望兮公何以遽爲拂衣以歸也釣五湖樵洞庭籜冠竹杖而徜徉公雖位不副其德没則道猶耿其光予也少從省闈兮公嘗覽睹其文章待之國士兮而脫穎於其囊語所謂死生而骨肉兮豈衰颯之敢忘嗚

呼大石之山兮弓劒其藏東以生芻兮酹以漿予也顧瞻兮涕徬徨古人不云乎先生之風山高而水長尚饗

祭沈鐵山文

嗚呼公何以遽有此阨耶始予以幼兒國紀請婚門下也盖附先大夫憲使公通籍承明以來四十餘年于茲數睹先大夫務長厚言不出口恂恂然篤行君子也已而又聞公復世先大夫之教以教諸公子諸公子鸞翔而鵠峙翩翩然漢石氏之遺也予年且近七十矣恐一旦露零塡溝壑則予雖

不及教兒兒獲托門下館甥列猶當席公教也予
雖不及手授之詩書而公必携其所以授之諸公
子者以分督之也豈謂予猶在而公忽仙逝邪予
之兒曁公之女甫八齡公不能遲其筭以待女之
笄予又焉能遲其筭以待兒之婚邪或謂天地間
壽與促事固不可知然予長公一歲公且若此而
予又安能以長公者而獨留人世也間嘗辱公携
吾兒愛其頴異然憐予衰又自憐其衰且謂曰郎
如予兩人不能如向乎畢若婚與嫁予諸子固當
無負也然請婚後適長公曁季公僉第進士不知

公於諸公子比肩過庭時聞及携所面許我父子者畫一口授否公口授與否予皆不能知然聞先大夫長厚之風累世矣諸公子當必推公所飲恨於九原者而爲畢婚若嫁也嗚呼哀哉公巳騎箕尾而羽化予獨臥林臯而浮蹤曩所共公嘯歌而戞金石拊絲桐者今巳卜爲再生之事所共公宴遊而醉泉石臥薜蘿且終焉當如隔世之逢嗚呼哀哉束生芻兮挹酒漿投吊草兮裂腎腸神其監兮來翺翔予慟哭兮涕潸裳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沈鐵山文

嗚呼啓殯車兮今之夕遲白馬兮情何戚躬執紼兮路之側葬名山兮百年隔薤露歌兮山陽笛悲西風兮慘白日兒嚎怙兮女嚎恤慘裂腸兮痛切骨挂佩劒兮心惻惻睇青草兮多太息挹斗漿兮神來格尚饗

祭俞處士文

嗚呼翁之臥病垂三十年唾壺一枝挂之榻前心如逃虛貌如枯禪客問過之擁衾無言類漢三老類漢獨行左齊右繩不絿不競族黨之間習服其正僮奴以下恪守家令孝悌力田名蓋里中有司

移檄飲之學宮已而奉　詔表其垣墉寵之冠帶
比古素封有子汝彝侍疾不離寢膳杖屨傴僂携
持遺矢與溺旦暮必隨一家之内子孝父慈予遊
釣臺幷訪宅里翁且下榻掖兩童子稽首再拜披
髮垂耳請予書墓以慰沒齒予嘉翁誼輒書以上
豈謂未幾翁隨以喪巷不爲歌杵不爲相况予執
友能無悽愴南望雲山桐江之澳不能憑棺嚮風
而哭千里走使生芻一束神其有知鑒我心曲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卒

同年茅坤聞之泫然流涕曰嗚呼悲哉林子之亡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繇命隕志俱神逝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玉招魂於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於天路豈不知終始者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顧謬志乎幽明之期興嗟於杳冥之地蓋以戀景者鑒毀而儀像於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於耳此其仁人之沒行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知已爲之述哀故也況林子膚質金相藻思神授方其垂髫弄翰跨視左思弱冠蜚聲步範相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已賓于

天子創跡海曲蜚聲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緝
聲策名款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
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
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
爰考其衷繹志卜夏遴友原憲容與道德琢磨仁
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羨凌風之嚮覿之
者揖餐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廼若禰生之
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林
修之素允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哉何長志屈于
短筭遐軏絕於窮路物雖猶存人巳云逝坤痛九

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附國子之悲罕生賈誼之哭屈原迺爲文以弔之庶幾耿幽光於將來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辭曰嗟堪輿之季造兮何哲士之云生肇惟岳氣之朝降兮夕焉遽頽其靈鳳凰遊千仞而不出兮朱草猶閟其蕤曾賢智之寡昧兮遘陽九而懷英夫繄來之如寄兮倏爾去而若遺豈厭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而屬豐隆兮將翺翔乎帝鄉鬱余攀神轡之不逮兮徒睇瞻乎四方我歷帝閽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在下鑒余蹇之旁皇兮曰吾當具誠夫汝虬枝可

以俟輪輹兮直木固先攖夫斧斤也蔓草可以冐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蚤傷也蹠氏則延兮顏淵則殀兹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壽考亂曰已矣哉高陵爲陸兮日月有蝕兮吁嗟昊天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魂兮魂兮胡不歸我將疇依兮亦孔之悲